



## 那是什么树

□刘国芳(江西抚州)

村里有很多枣树,只有三禾家的枣子甜。

村里人都知道三禾家的枣子甜,枣子还没熟,孩子们从三禾家门口走过,都会冲着枣树看一眼,再看一眼。等枣子熟了,便有孩子嘴馋,小孩子们用竹竿打枣子吃,大孩子们爬到树上摘枣子吃,还有的孩子,拿石头往树上扔,等枣子掉下来,捡了往嘴里塞。

三禾不允许别人家的孩子摘他家的枣子,看见那些孩子摘枣子,三禾便凶巴巴地喝一声:“做什么?”

孩子们四散跑了。

三禾不会总在家里,他和他的家人要出门,要下地,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。三禾家没人,那些孩子便去摘他家的枣子,往往枣子还没熟透,三禾家树上的枣子就被摘光了。

好多年都这样,三禾家的枣树总是枣子还没熟透,就被人摘光了。三禾有时候会站在门口,看看自己家光秃秃的枣树,再看看别人家满树的枣子,心里很不高兴,不停地骂道:“那些鬼崽子。”

好多年过去,三禾老了。三禾老了,村里人就喊他三公。三公不再去地里做事了,也不再出门了,他端一只凳子,坐在门口。枣子熟了,有孩子走过来,想摘枣子,还没动手,三公就大喝一声:“做什么?”

孩子飞快地跑了。

也有的时候,一些孩子远远地用石头砸枣子。这时候三公不会坐在那儿无动于衷,三公去赶孩子,大声喊:“鬼崽子——”

孩子顷刻跑了。

晚上,三公也坐在门口,甚至摆一张竹床睡在门口。黑暗里,有孩子没看到三公,要往树上爬,突然,三公站了起来,大喝一声:“下来——”

孩子慌慌张张从树上滑下来。

这年,三公枣树上的枣子一个也没被打掉。到枣子熟了,三公把树上的枣子全打了,然后挑到镇上去卖。

以后,树上结枣子的时候,三公就坐在门口,白天坐在门口,晚上则睡在门口。有孩子走过来,想摘枣子,还没动手,三公就大喝一声:“做什么?”

孩子飞快地跑了。

一些孩子远远地用石头砸枣子。这时候三公不会坐在那儿无动于衷,三公去赶孩子,大声喊:“鬼崽子——”

孩子顷刻跑了。

晚上,有孩子没看到三公,往树上爬,突然,三公站了起来,大喝一声:“下来——”

孩子慌慌张张从树上滑下来。

这样,在枣子熟了的时候,三公的枣树又是一树的枣子。

从七十岁到八十岁,三公天天都坐在门口。开始,还有孩子想摘枣子。后来,再没孩子摘三公的枣子了。那些孩子从三公家门口走过,枣树就在跟前,满树的枣子,孩子看都不会看一眼。哪怕枣子再红,那些孩子也无动于衷。

突然有一天,三公过世了。

三公过世了,枣树还在。这年,树上又结枣子了。三公已经不在,没人坐在门口,但仍然没孩子去摘树上的枣子。枣子红透了,挂满枝头,但还是没有孩子去摘。

这年,三公家的人都出去打工了,没人在家。枣子熟了,别人家的枣子都打了,家家的枣树光秃秃的,只有三公家的枣树上挂满了枣子。一树的枣子,也没人摘。后来,枣子红了,烂了,掉得满地都是。一天,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从枣树下走过。孩子指着枣树说:“那是什么树呀?”

大人说:“枣树。”

孩子说:“那也是枣树吗?可是,那树上的枣子怎么没人摘呢?”

大人眨眨眼,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## 小小说超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## 木棉

□刘帆(广东东莞)

“这个妹妹,我是见过的。”男孩自从见过木棉后,就一直这样觉得。

男孩身处北国,女孩在南方,每隔一段时间,他就会去找她。一张硬座票,窄窄的,她看着心疼。

男孩送给女孩一幅画,碧蓝的天空,两棵木棉树交颈合抱。

他说这是自己画得最好的一幅画,红红的木棉花,鲜艳的花萼,一朵又一朵,刺向天宇。

女孩看着画,深情地说:“你在上面,真想把你摘下来,放在手心。”

结婚那天,男孩对女孩说,你永远红在我的灵魂里。

他们建了一栋楼,在面向南方的一座小山上。每当黄昏,暮霭沉沉,风穿过窗户,女孩就坐在窗前,意兴阑珊。

南方战事弥漫。男孩告别新婚不久的女孩,奔赴边疆。

第一个月,说在训练,第二个月,说要开拔,第三个月,他寄来一枝红红的木棉花。

他说,战地木棉原来是英雄树,这种树先开花后长叶,春天一片橙红,夏天绿树成荫,树形极具阳刚之美。他说,等战事结束,要摘最美的木棉花给她。

一天,春风荡漾,女孩走至门前,正好邮差来了。女孩慌慌张张地从邮差手里接过信,从不东张西望的她,竟然恍惚起来,隐约觉得男孩站在百米之外的河边,她急忙去追,却觉得那身影越来越远。

读信,前面的话依然情意绵绵,女孩还自嘲地说,这家伙,打仗也这样多情!

忽然,她眼皮一跳:这里每天都有冷枪,如果哪天光荣了,那棵最红的木棉树一定是我。

刹那间,女孩精神崩溃了,浑身哆嗦着。一定要去找他,女孩匆忙收拾,一路寻到了麻栗坡。

“你怎么真的就走了呢?你说过要摘最美的木棉花给我的,你怎么违约了呢?这么多木棉树,哪一棵是你呢?”

天空没有说话。战友把他穿过的衬衣送来,女孩拿在手里,呆住了。

白色的衬衣上,绣着一朵红红的木棉花,旁边是女孩的肖像,下面有一行小字:一生的木棉红在心里。

## 车祸

□赵艳宅(河北沧州)

他把车一停,跳下去,俯下身子,看着侧卧在地上的老头,试探着问:“大爷,您没事吧?”

老头翻了他一眼,没好气地说:“什么叫没事?看不见我被车撞了?三轮车还翻着呢!”

“谁撞的?”他不安地问。

老头瞪着他,气不打一处来:“我要是知道,还能叫他跑了?一眨眼就过去了,没看清。”

他走到三轮车前推了推。前轮扭得厉害,蹭前叉子。他放倒三轮车,在路边拣了个半头砖,一下一下地砸起来,反反复复地砸了好几回,终于不蹭了。

“大爷,三轮车修得差不多了,您能站起来吗?”他走到老头近前问。

老头慢慢地站了起来,脸上堆着笑:“小伙子,你就不怕我赖上你?”

他摸摸鼻子:“也怕,不管了,反正天地良心在呢,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!”

老头扶住三轮车,坐上去:“小伙子,说得好,天地良心。”

他问:“大爷,行吗?要不,我送您回去吧!”

老头活动一下胳膊腿儿,笑着说:“没事了,就心脏跳得还有点快,谢谢你了,小伙子!”

“没事就好,快离开这里吧,车来车往的,忒危险。”他松了口气,朝自己的车走去。

他上了车,扭亮车灯,向前驶去。开出一里地左右转过一道弯,他想到老头说心脏不大舒服,还是不放心的,又掉了头,开回刚才的出事地点,已经看不到老头的踪影了。

这是他今天下午第三次从这个地段经过了,第一次也刚刚过去不久,他太困了,只眨了眨眼,就觉得车头偏了,车尾似乎碰到了什么,但他没敢停。开出去老远,他心乱如麻,但他很快做出了决定,掉转头开回去。

绘图 雅琦

